支那撰述

廣弘明集

十一之二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三一二號
二〇冊
四七函
一二架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三一二號
二〇冊
三一一函
五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12
冊數 20（6）
函號 311 60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辯惑篇第二之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箴傅奕上廢省佛僧表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箴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老子在周爲守書藏吏如今祕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令羲農上帝與之合治）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箴曰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天王不得自爲教主豈合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

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箴曰既國並忠臣何得有難田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也父母有痾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箴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秫之言無實羽翊之奏本虛事太過矣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箴曰州吁叔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求寵辱若驚職叅朝位箴曰潘崇羿浞未肯若驚季氏陽貨亦居朝位荊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箴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訖此李老未出之前孔丘無名之日不應返遵老教却習孔書者也而無胡佛故也箴曰汝既稱無佛亦不得有道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箴曰周世不來傳毅豈知有佛量已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言佛汝反稱無五逆重殃自貽永劫也後漢中原未之有信箴曰虛辭太過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箴曰禮樂衣冠晉朝始備汝既謗言夷虜中夏是誰矣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跱立西土箴曰時人嫉融謗云結聚呂光征還遇符主國破遂居河右霸在涼州亦不因僧叛居西土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箴曰慈悲所熏出于末劫惡世有緣得度正在於斯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箴曰搢紳遵恐辱之服儒士貴金口之談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箴曰發汝蛙聲揚汝鮑肆聽之必知喪本過者寧不失香仰面唾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箴曰造生

天之業種脫苦之因勞役工匠獨坐泥胡箴曰爭運身手義像聖尊也撞華
夏之洪鐘集蓄僧之僞衆箴曰鳴百練之神鐘召三千之聖衆動淳民
之耳自索營私之貨賄箴曰感信心之耳自發貪凝之貨賄也女工羅
綺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箴曰女工羅綺造續命之旛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也秔粱麪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
蠟燭枉照胡神之堂箴曰秔粱米麪爭陳福由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剝
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箴曰朝廷稽古捨俗歸眞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
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
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

妄說罪福箴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軍民逃役剃髮隱
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也
已歲月不除姦僞逾甚臣閲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
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箴曰圓丘南郊不免
殺牲豈如佛戒不殺爲先校量是非斷可知矣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
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箴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
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箴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爲物外高士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
自足忠臣宿衞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

無事爲羲皇之民 箴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羲皇之民鼓腹而臥聖明在上豈信崔皓姜斌之詞者哉 臣奕誠惶誠恐 箴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歸誣罔國家終須伏劍豈誠惶誠恐能了者矣 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

謹言 箴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對傅奕廢佛僧事并啓　釋法琳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騷擾四海沸騰波震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

數窮轉輪冕綮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傅奕所上之事

彼覽未徧五内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眞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至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走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二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

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負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求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傅奕陳此惡言躃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罪撥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卽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眞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

魏諸史姚石等書至知道安道显之輩圖澄羅什之
流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
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徧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
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與行於今不絶者寔
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
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
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
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
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
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

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
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
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
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
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
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
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爽一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
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

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
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説尤可焚之
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按
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墻内起
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頭居堯世日用
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
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
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傳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
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天王殿
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為

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
序六條德既寒帷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
賓起脩竹之園醼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
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内顧闕
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媿凡僧充十之呵惡
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
未有如奕之狂勃也不狂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
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武德五年正月奕云海内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
事胡佛内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

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
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統論其教虛多實少捨親
逐財畏死慢老重富强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
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
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鬼
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于箇
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
近人情且佛滑稽大言不及莊孟奢侈造作罪深業
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也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
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

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
有此其大意也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按孔子
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
如左以答邪人兼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眞又云若見佛圖思念
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淸淨消魔寶眞安志
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
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
道士張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
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又云東方如來遣

善勝大士請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栴檀

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新本並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又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

發願道徵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繞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内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觀善了無從意云云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絶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太傅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喩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萬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眞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眞之道高仙眞

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
妙經云道言天輪轉不滅得還生入中大智慧明達
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眞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
不從行業所致也按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
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
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
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
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
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
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

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
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
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
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
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
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
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
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
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
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

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
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彊人衆對曰夫
形迹易察而眞僞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
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
二者諷詠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
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絶而不
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
性眞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按出家功

德經云度二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
弘道自利利他潔己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
國家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絓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
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
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
舍僧尼積世已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
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
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云
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

佛為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
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
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
之時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
而獸心上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
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對曰按史記歷帝紀
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
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
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
偰伯禹割母胷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
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
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
亦托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
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
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
禰蓋千代輪王之孫剎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
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
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
為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按

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之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黄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黄帝戰于坂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龔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又誅二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烏羽（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殺九嬰於凶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逢因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爍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已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刳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

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
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
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採薇遣戍役云
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云宣王南征
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
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爲世世興師兵戈
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爲姚石慕容永嘉
之世豈名蕩蕩無爲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對曰史記
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第年代難
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
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
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按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
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雖漸霸但是周之小
臣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
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
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
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
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

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刻之一百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犧獨治

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年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兒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並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陶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羿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夏皐十一年夏發十二年書云舜禹之有天下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食卑帳絺衣而盡力於溝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

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黄夷尌壽等國並相次作
亂凡二十六年簒夏自立當時無佛簒逆由誰殷湯
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
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
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
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
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
冢書云伊尹自簒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
子既稱忠杵之世爾時無佛何爲釁起蕭墻君臣無

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三年僖王五年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元王八年烈王七年靜王六年貞王八年
悼王二百一日哀王三月思王五月武王伐紂師渡
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
賴來蘇式閭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
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滅
佛壽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徙秦五世六君四十
九年昭王五年（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年）孝文王一年襄王三年
始王三十七年胡亥三年子嬰四十六日周顯王五
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

之前本無年世之紀陶公並云秦是篡君不承德政
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
指虐為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偽殺扶蘇
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高祖十二年惠帝
七年文帝乃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
第六子非嫡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
賓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
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二千一百二十七罪霍
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為乃爾後漢凡十二
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

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
二十一年靈帝二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後漢書云光
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史無出
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棲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
瑞備臻兆民胥悅慶垂汾泊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
之澤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嘉祥不憖周夏汝言有佛
祚短何故長年隱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
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二十七君合一百七十
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

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
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
五月思王殺之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出陽玠史
目陶公年紀
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
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
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
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三千
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
屠戮入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
入心寧可不備損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
小宛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
經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
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虚引往
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棄見惑亂朝
野深可痛哉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
之時佛法始來者對曰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
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象
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虚但應物現身

如氷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覩丈六之容
大滿虛空小入豨忽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
肇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
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
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象
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
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月甲午二月八日夜
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脅而
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侍太
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曰星隕如

雨杜氏注解云蓋時無雲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
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
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
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
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
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
閻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並有塔焉育王起塔之
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
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
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

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為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徧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

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人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按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按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為證矣雖遭秦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荊揚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舍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

嘉三年歳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騂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攘之據此而推同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歳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爲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黒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

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傳異無問不酬無言不荅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貝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飜梵經本爲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衞道行等並爲記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二百八十二人所譯經

律論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國邪見竪子無角畜生夙結讎心久懷蠆毒無緣髮之善負山嶽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井蛙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爲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聃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横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

火燒不然砧鎚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爲儔乃欲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誣惑生民汚黷朝野實可歎矣

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弘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王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衞削迹陳絶糧避桓魋之殺懟喪狗之呼雖應聘諸國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因逆亂滋

甚篡弑由生孔子乃俯俛順時逡巡避患難保妻子
終壽百年亦無敢矣或發匏瓜之言與逝川之歎然
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
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
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
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
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奕云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
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
皆反亂者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
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按
前後漢書即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羣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
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
焉之家焉後為益州刺史任魯為督義司馬魯共別
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
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衆于時假託
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並戴
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
三十載後為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

饒道士何黙不論然漢魏名僧徳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説但能揚悪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宗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本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

師奉事黄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黄天當立歳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倶起皆著道士黄服黄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出魏書孫恩習仙而敗晉出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出宋書于吉行禁殆以危呉出呉書公旗

學仙而誅家出華陽國志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春秋魏華
叛夫出靈寶經序張陵棄婦見陵傳子登背父衛叔去見神仙傳
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
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
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
大業末年王世充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
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
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
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老詩
書禮樂之致但欲修序彝倫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
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
移風變俗自衞反魯訖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
究竟之旨及養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
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删經讃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
流末云七略按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
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夫暢遠途皆自局於
一生之内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
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遥

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謩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諠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并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也而無内處大則大也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虚空而立誓所以見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

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綜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諜金書之字

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
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
故能形徧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
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
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人天故無得而
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
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
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
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
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

月於青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辭漢
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
而轉盛渭水備逍遙之苑盧嶽總般若之臺深文奧
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
連衡五乘並騖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止而撤饗
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而難拔躬七辯以能持
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慧
臺之業大啓寶塔之基（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厭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猷冠
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

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按三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年子等紀傳始從後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寔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内本多甘露亦有

譬章大海之中既有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嶽缺於片石鄧林損其一枝耳復何可怪之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校譌

第

音釋

軒頊 頊許玉切軒頊軒轅顓頊也顓音專 姬 居宜切周姓也 徇 松閏切 痾 音阿 羿 浞 羿音詣浞助角切羿浞並人名 緱 古侯切緱氏山名 黲黷 黲七感切黷音獨黲黷昏濁也 嚭 疋美切人名 讟 音讀謗也 岐嶷 岐渠移切嶷宜力切小兒有知識曰岐嶷 醼 於甸切合飲也 滑稽 滑音骨稽音鷄滑稽辯捷不窮之狀 鐫 子全切刻也 梟 古堯切鳥

也簒初患切逆奪而取之曰簒媧音瓜女媧古之神聖女偰音薛殷之祖也蚩尺之
切蚩尤人名坂音反繳音酌絲繫矢而射也癭幺郢切洶兄拱虛容二切墊音店
溺也妲丁達切妲己紂妃刳音枯剖也獫狁獫音險狁音尹獫狁北狄也芑音起
菜屬赧乃版切周王名玠音介綈音啼厚繒色洫兄域切洫也釁許覲切禍也
諡音示誄行易名曰諡猖齒良切殤音傷沕汨沕音密汨于筆切沕汨水流貌磅
礴磅普郎切礴音薄磅礴廣被也拓跋拓音託跋蒲末切拓跋元魏姓蠆丑芥切長尾毒
蟲悛七全切改也鷃音晏尺鷃小鳥名聃土甘切老子名砧鎚砧之林切鎚直
追切魋徒回切桓魋人名逡七旬切逡巡行不進貌匏步交切匏瓜瓠也跖音隻
盜跖柳下季也孽魚列切怪孽也謩與謨同筌七全切魚笱也諜與牃同

徑山寂照庵自刻此卷　武林釋大能對　長
洲徐普書　旌德劉邦承刻　萬曆庚戌歲識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辯惑篇第二之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決對傅奕廢佛僧事并表　釋明槩

僧明槩言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合弘而遠大
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
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
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
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
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眞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

馬之號道流習世刹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漏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矇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莖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鎖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追叶百靈始

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周櫬身於北朔荊吳剋定秦隴廓淸方應駕七寶而飛行道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貴斂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懍厲六時以祈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鴆

響尊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奕曾爲道士惡妬居懐故毀聖劣凡讃愚勝智以下謗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徳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説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後王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霧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㭍在緇徒頂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刎心未以爲

痛抽刃斷髓詎以爲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鏤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傅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槩聞至理絶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説寔是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内外道殊邪正説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眞譬于

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内外明證豈虚言哉故
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
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
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早
出身以習佛眞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
法門又靈寶洞玄眞一經云衆眞高仙已得佛道又
靈寶太上祕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
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
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眞言安置爲典故五
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諂佛受法改

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
作道言横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眞
當僞詎識是非飜正入邪豈知顚倒事同癡賊竊狐
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盗珠瓔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
衆多略擧二三不可覼縷但傅奕曾爲道士身服黄
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
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息湯沐梳櫛與俗
旣同耽荒愛欲將世何別加以内懐嫉意外肆狂言
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
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

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殉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又言衆生仇疋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既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産孕眞是

夭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千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强農勸者夫論兵强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麪之素供唯芋蒻之質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蜫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豚祭醮要求酒脯饗膾酣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强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强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强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

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勤者此由局見
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
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閑宴工相與
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
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
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内
以慈恕推心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即是
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
道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由此則克誠可以感鬼

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
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螟避境隴麥雙穟成禾九穗
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勤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
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
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
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
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
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
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
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詎不誡哉我大唐皇帝命聖

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炭拔溺濟沈
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
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
輦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
豈責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
幘冠巾既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
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
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按
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
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

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
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
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
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
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覦寧不備
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
國益民強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
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既遣
徒衆肅淸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

者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千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即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相力與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

孫權驗試砧槌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扆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叢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為建塔幷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家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家之陰佛圖胡家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

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
崇眞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
級備盡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負則
梵宮立成長者絣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
闇識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按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
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
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
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
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
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

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
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盛造瓊陵費損萬金勞役
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
我釋迦應世德力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
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
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
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
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
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王孫皓奢
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

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頃須臾之間即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偏禱靈祇都無降冀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驅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所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徧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耳自如槃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之時曾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槃聞在昔明王恭己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設方授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綏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

獄敷德澤遠至而遍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
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
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
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
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遂稽靈祇爲
徵禍福須愼而爽以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
惑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甎石以稱君界土成壇東
非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感靈雨旱祈誠片
致恩福況佛神儀巍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
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

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浪無帝王豈應
敬事威靈歇滅國王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
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
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
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
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
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
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
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
爲亂階時被蛇呑逆釁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

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
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
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何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
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
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
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
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
祕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
袁矜妖言惑衆行禁步岡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

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朋
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衆至屋刼坐其上云十
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衆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
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從事發覺因遂逃亡又
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
蜀王令與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
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
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
伺伏穽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
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夫大

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請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閬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熊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所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詐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枚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槃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為鑒誡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槃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餓槃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

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爲明訓詎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寛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寛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寛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千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洗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爾證眞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繭者計僧尼一齋止餐一鉢一著唯云衣數練而言損田夫十口殺蠶十萬者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奕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于細編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桀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千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臥息三千威儀皆云祕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

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婬而無恥多飲鹹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眞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

言佛是黠兒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虵螫詎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道憎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即是該囚天師行禁殺怨應爲斬士然佛覩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眞世俗之惡神人間之殺鬼也如桀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

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僞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賉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槩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爲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合檀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爲之道專任淸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承故二録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廚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

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呑酒使淸醇羊糟即歡饕餮難滿縱恣無猒加以多料紬綾以爲命絲廣科黍麥持作道祖傍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番轉賉貯連倉谿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爲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

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自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賜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姸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圂則豬嘘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奪也

論言按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從貧賤死後之虛名意

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牣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甑之與掌錢德必現所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大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餓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祿相所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槩所見賬貯有二

則是衆佛已先聽二一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令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槩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王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

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劔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眞還源返本此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絶或累世而亡如帝摯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卽亡

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
子皆不肖二身絶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
其間或爲臣而簒君如羿之與浞或爲弟而奪兄
如仲壬之與雍己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頽之
也曁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
亂朝王莽簒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
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既
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
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
劾但宇文簒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
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
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
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愼機密
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愼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
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
法謗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
哉如緊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
樹善修功慈育羣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定
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
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

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敎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爾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敎以謙挹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淸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辯陰陽明敎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敎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淸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旣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

之言信布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必習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説理豈虚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迹周孔

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孛漢冊記其感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眞言岌多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版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二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宮經廚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

籍昔無今有眞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淸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盡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袠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

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泮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爲道教偸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盤窶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啜罔芥爲美食如槃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綂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槃聞眞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蕩蕩乎太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眞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住而弗悍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徧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

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
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
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奕執言謬理覩化迷
眞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鑄畫
以難眞然鑄畫代眞盡是眞佛泥木表聖非卽聖人
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眞非眞而
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眞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
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眞造人所以玄
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深
理迷於業報弗矜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
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
武周壯馬最多世克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
常應富貴令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
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
徧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
積殖多納倉廚令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克牣耕稼
弗愆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
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收
納保據封疆令復何在以此而推我大唐皇帝內則
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兇授首

倉庫克物封域廓淸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剋定艱難
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
孝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
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
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
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
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
晨昏之餐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
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絶慮守眞亡懷猒俗
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

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
患乎此全猒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
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
人欲爲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
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奕負恃兇頑輕弄脣吻辭繁理
寡語少罵多縱騁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
音醜氣稍滿村閭鴟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
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
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
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觀佛法尊高衆

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祭朝臣頂戴寺
塔宏壯齋供克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
内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特因祭醮託酒肉
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
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
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
誹謗弗息殃尤讖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
其心手下屠刑寧猒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
斯之謂歟昔崔浩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
自於家内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

曝屍都市敕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
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
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殊
驗靈祭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奕之罪業方墜泥
黎永劫沈淪深可憐愍緊於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
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
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論
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

欟初覲切棺也懍呂錦切懍厲危懼貌蔑莫結切相陵蔑也鴆直禁切毒鳥也訢

側略切斫也忤五故切犯也覶縷覶郎和切縷力主切覶縷委曲也咀莊助切與

詛同櫛阻瑟切梳篦也伉儷伉苦浪切儷零帝切配合也芋蒻芋于句切蒻日灼切

瘠才亦切瘦也臠呂轉切塊切肉也膾音檜細切肉曰膾醑醪醑息呂切醪音

勞醑醪並酒也帔彼義切裦帔也覦音逾覬覦欲得也莠稗莠音酉稂莠也稗旁封切

稊稗也斧扆斧音甫扆於豈切斧扆天子南鄉所倚之屏風也絣補耕切以繩直物也

苛虐苛音呵虐魚却切酷毒也纂子管切以茅剪樹爲纂尊卑之次也旍谷盈切噎

於結切氣窒也愶虛業切威力相恐也誸胡犬切詐誘也賉貯賉音居貯展呂切賉貯聚

積也鮭音圭魚名腊音昔肉脯也歠昌劣切飲歠也饕餮饕音叨貪財也餮音鐵貪

食也圈其卷切豬圈也牣音刃滿也餧奴罪切飢也摯音至淆戶交切混淆也窘

巨隕切窘迫也蒔特吏切種也銑先典切堰於扇切埭也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十二卷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眞州劉文元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